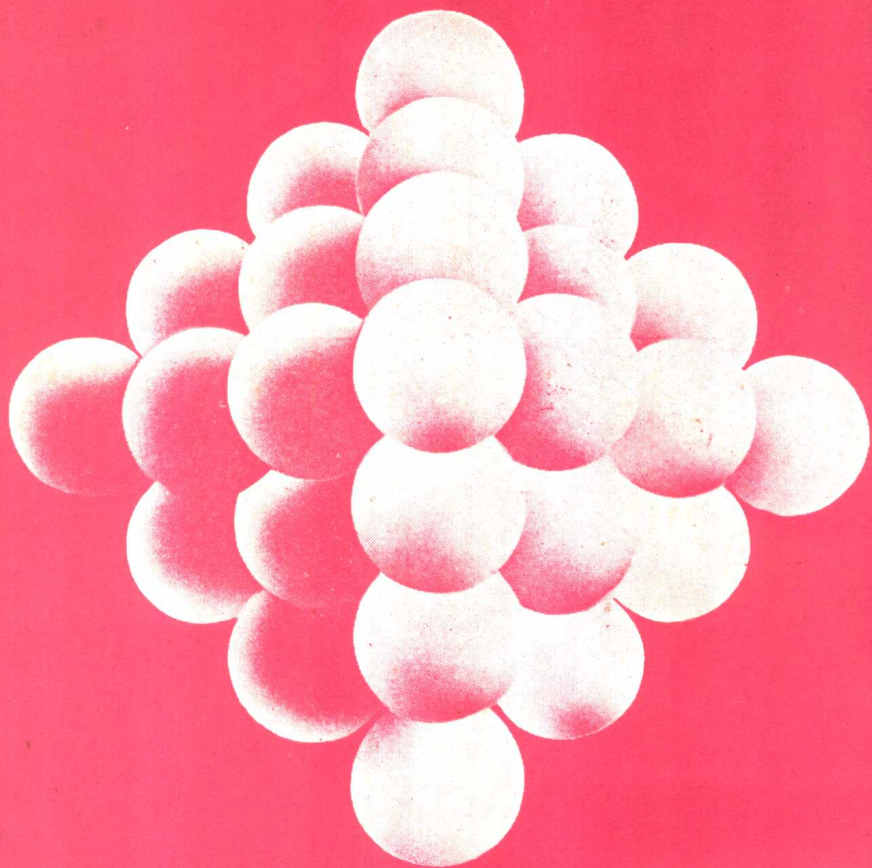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人建宣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82 刊叢學文新國中

宣 建 人 自 選 集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



與馮敬民先生及金馬號小姐攝於東西橫貫公路長春祠前，右為作者。



作者於臺東公園。



中興大橋落成典禮後，作者。





聚餐會上右五為作者。



訪問北迴鐵路右二為作者。

我恍惚從舒卷的白書上輕飄飄的如一片羽毛般的落
 下來，腳一落地，身子晃兩晃，剛想翻身，我的肩骨被縛
 得動彈不了，而且一陣疼痛，我喘叫了，額角的汗珠滾滾
 動，我急俄到我現任及躺在醫院的病牀上，迷迷糊糊的看
 一陣花台鑽入我的鼻孔，這以為是長春觀音山上呢。我吃驚
 地，眼睛剛微微的打開了，呵，床前立着一位年青的軍官
 黑裡泛紅頰長的臉孔，一雙眼睛正對我注視着，挺高的
 個子，蠻俊的，充滿了生命力。他手裡捧着一束鮮花，青
 的葉子，紅的花朵，光彩映在他的臉上，好看。他好面熟
 呀，又像平常見面的。我還疑惑我的我是在做一個夢吧
 。我上驚慌的喊：「河——」下面一個「英」字還梗在喉
 嚨裡，但我的圓門上布着一片生半熟的話

小傳

宣建人，祖籍安徽合肥，寄籍江蘇儀徵，生於民國三年。我父親宣家齊，母親余氏。

十歲以前，我父親做帆船連長，（他是「兩江水師學堂」畢業）「段合肥」垮臺，我父親的差事也隨着垮了。而合肥老家的財產，被我的叔祖父變賣光了。幸好我母親勤儉持家，尚能維持小康的生活。

民國二十二年，我隨啓蒙師耿先生去上海尋字，做他的助手。但我酷愛文藝，偶而學習寫作，投寄鎮江「蘇報」，「新江蘇報」，「江蘇省報」。

民國二十七年，抗戰軍興，考取「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先總統 蔣公兼團長），畢業後，奉派「三民主義青年團戰時服務總隊」組訓民衆，保衛大武漢。復又奉派「

第十六補充兵訓練處政治部」中尉科員；兩年後，再奉派「防空學校政治部」上尉指導員。

民國三十五年，任「安徽省政府新聞處」薦任編審。

民國三十七年，任「海軍總司令部政工處」少校科員，及「海軍出版社」採訪主任。

民國四十二年，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組員，編審，專員等職。

民國四十七年，奉調「革命實踐研究院臺建會」第二期研究，結業。

民國五十三年以後，從事文藝寫作爲生，這十幾年來，約寫六百萬字，出版單行本十五種（

見另表）

今後，我仍繼續努力學習寫作，希望能將人間世寫得盡善盡美。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客串	一
起步	二
三鳳	三
臨時演員	三
學生兄弟	完

傘之緣	五
親家	六
堅強	七
別緻的情書	九
冷戰與熱情	九
醉漢	九
老上司	一〇五
在莒光號上	二三
邂逅	二三
磨坊人家	二三
奮鬥之歌	四二
客座教授	四九
櫻花夢	一五
擒賊記	一七

訂屋記	二九	美與醜	二九	殞星	二九	突破	二九	回家的日子	二五	生命的喜悅	二四	她是蟲	二三	錯誤	三五	幼小者	二七	尋子記	二〇七	二哥	一九	體驗生活	一七	貓	一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客串

· 串 ·

三月的早晨，太陽還沒有從地平線上升起來。那條通往××大學操場的大道上，撒一片陰陽不調和的光線，有幾條搖動的影子在向前走。她們當中有一位女子最引人注意了：她的鬢邊早熟的抽出一二根銀絲，紮一條紫色的絲手帕，將她秀麗的臉孔勾勒得更俊了，拋在後腦勺的手帕尾，在春風中飄呀飄的。她的身體柔軟苗條，穿着緊身的灰色上衣，披一件紫色毛衣，下身穿着窄狹的長褲，腳上穿着軟底膠鞋，步伐輕盈的。右肩上揹着一柄寶劍，插在皮鞘中，她是十幾年前的美人，現在風韻仍不減當年。

「高師母，你們先生——」每天早上，丁太太總是看見她們夫婦成雙作對的一道出來練武，今天看見她單調，打破她們之間的沉寂，說，語聲壓下沙沙的聲音。

「他呀，上午有課，在院子裏練練了。」高師母帶笑的聲音，她是快樂的。

「怕時間不夠？」

「從這裏回家要走一段路。他這人就是這樣負責，要盡心盡力教授那些大孩子。」

「你先生一定是一位好教授。」蔡太太插一句。

「呵呵。」高師母報答她一笑。

她們來到××大學操場邊緣上，沿邊緣插着一排高大的樹木，樹下一片空地，她們各人找各人的位置，各人練各人的武藝。高師母把肩上的寶劍掛在樹梢上，脫掉披在肩上的毛衣，掛在樹枝上。她先活動活動身體四肢，等手脚靈活了；她緊握住劍柄抽出寶劍，一道寒光閃閃。然後，她舞動寶劍，敏捷矯健，姿勢柔美，身段活潑，漸漸的，那柄寶劍由慢而快，由快而迅速，活像一條銀龍纏在她身體上下四週，看不清她的人，也看不清她的劍，她人和劍熔鑄成一隻銀球，在跳躍，滾動。那劍風如龍吟，吹落一二片樹葉。

那些看她舞劍的人報答她：「好！」

她收了劍，氣也不喘一下，臉上色彩和悅的，向頌揚她的人道謝。

「高師母，你舞劍的功夫真好。」丁太太讚美她。

「謝謝，指教指教。」她謙虛的說，右手抱住長劍。

「你教教我嗎，高師母。」蔡太太請求她。

「教！我怎麼敢。」

「那麼我舞劍給你看，那裏不對，你教我。」

「好好，我們互相研究研究。」

蔡太太握住寶劍慢動作的一劍一劍的舞，等她的指教。

「蔡太太，你這一劍要平刺出去，劍尖微微向上挑，身體順劍傾斜，左胳膊向上斜着張開，使身體重心平衡，同時，如若對手用兵器抵擋，身體才不致失去平衡而栽倒，姿勢也好看。你說，對嗎？」她改正她的動作，說。她又把這個動作擺個姿勢給她看，讓她徹底了解。

「高師母，你真有慧心。你不僅劍舞得好，而且了解這個動作的妙用。」

「我是舞着玩的，鍛鍊身體是真的。」她說，「你看過王太太舞劍嗎？」

「看過，她舞得很好。」

「她是我教的。她比我舞得好。她才真有慧心！」

「名師出高徒。」丁太太插嘴。

呵呵呵……她們笑了。

「高師母，你怎麼學打拳舞劍的？」

「是這樣的：我們婚後第三年，我先生身體瘦弱下去，請大夫診治，檢查、吃藥、打針、沒有效果。他心煩，我更心煩。偶然，聽一個朋友說，學打太極拳，鍛鍊鍛鍊身體，可以恢復他的健康的。於是，我鼓勵他學打太極拳。他學的不起勁，一曝十寒。這樣，逼得我每天早晨和他一道練拳，增加他的學習興趣，也使他不得中斷。半年後，他的身體比以前健壯多了；而我的身體也苗條多了。後來，我們又向名劍家黃和學舞劍，就這樣的練劍將近十五年了。」

「高師母，你可以上電視表演了。」蔡太太掉轉話頭。

「強中還有強中手！蔡太太，臺北比我舞劍好的高手很多很多，我也怕獻醜！讓人家笑話。還有我練劍不是爲了表演，是鍛鍊身體的。」

「對對。」蔡太太練熟了 she 教的動作，喘息的。

「高師母，你今年——」

「四十二。」她加添兩歲，以表示老了的感慨系之的腔調說。

「呀！」丁太太吃驚的：「我看你只有三十。」

「我的大女兒都讀大學了。」

她們還是不相信。

「看不出，高師母駐顏有術。」

「回家吧。」丁太太看看那座七層大樓上的一片朝陽，說。

× × ×

高師母剛走進大門，在臺中××大學唸書回家度春假的大女兒大嚷：

「媽，你多像電影上的女俠客，真把我吃了一驚，我還以為電影明星余菁菁來我們家找誰？仔細一瞧，是媽。」微笑的拍手，青春洋溢在她美麗的臉上。

「死丫頭，你也嘲笑媽。剛才我在練劍的時候，丁太太就說我是女俠客。」她把右肩一低，指在肩上的長劍滑落在她的手上，笑嘻嘻的說。

「對吧，媽，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媽，你去演電影，一定叫座。」

「誰要我這老太婆演戲。如果媽在二十年前，也許會試試做明星夢。現在我老了，免得丟人現眼的！」看女兒和她一般高，不由得感到時間不再，淒苦的一笑。

高教授聽到母女倆的談話，笑着從書房走出來。「玉蘭，你媽真像電影上的女俠。她要演戲，一定比余菁菁演得好，演得精彩，而且你媽學問、功夫也比她出色多多。」

「好啦，明良，你們父女倆連手合作來欺哄我。」她抱屈似的說。

「我會和玉蘭欺哄你，惠香。」高教授抓住老花眼鏡腳轉着玩。「我們說的真話。」

「你怎麼不去上課？明良。」高師母說。

「我正要走，你回來了，我這就走。」他轉回書房，收拾桌上的書籍，塞在黑皮包內，拎着走出來。

「明良，你今天打拳沒有？」

「打過了。」他在院落中停住腳。

「玉蘭，你爸打拳沒有？」她向女兒求證。

女兒一笑，清亮的眸子看爸一眼；高教授回答一笑，示意她說謊。

「打了。」她笑了。沒有說謊經驗的人，一說謊，就會露馬脚，玉蘭就是。

「準沒有。明良，以後不管你扯什麼理由，一定要你跟我一道去練拳，你偷懶！」

「真打了。玉蘭，就是你多看我一眼，引起你媽疑心！」

「今天不談了，你早飯吃了？」

「我被玉蘭餓脹了：非逼我吃兩個荷包蛋，兩片土司，一杯牛奶。」

「媽，爸需要營養，人也不胖，何必節食。」女兒據理力爭的說。

「玉蘭，你自作主張的。你爸嘴饞！」

「哈哈，惠香，你少說我幾句壞話，在女兒面前，給我保留一點面子吧。」

「明良，你回來吃午飯嗎？」